



三辉图书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星江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 许倬云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59-0998-2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835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ZHONGGUO GUDAI WENHUA DE TEZHI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邮政编码: 276000

开 本: 880mm × 1240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5.5

字 数: 9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0998-2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清华文史讲座缘起*

李亦园

“清华大学”在 1984 年秋创设一个新的学院，称之为人文社会学院。这个学院的创立虽不敢说是要继承北平时代清华人文学术的光荣传统，但是其目标仍在拓展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使清华恢复成为一个完备综合的大学。三年来，清华在人文学科领域已设有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语言学等系所，不久的将来亦拟设立文学研究所，在文史方面之科系可说已略有规模，而教学与研究亦齐头并进，相辅发展。

清华校方对人文社会学术风气之提倡亦不遗余力，首先于 1984 年 6 月全校毕业典礼中，邀请余英时院士莅校做

* 本书中提到的“清华大学”，均为台湾“清华大学”。——编者注

特别演讲，其后每学期均提供相当经费，配合“国家科学委员会”之资助，供文史各系所邀约极孚声望的学者来校办讲座，发表系列演讲。办讲座的诸先生，对清华特别厚爱，不是携讲稿来校，就是事后整理成篇，愿供清华出版为文史讲座丛书。此一雅意，对清华人文社会学院师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自然不可能达到真如英时先生期望历史所同学“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境界，但是总希望借他们提示的经验与方向，为学术拓展一个新园区。

历史研究所杜正胜所长为这一讲座的策划最费心力，又经他的接洽，联经出版公司刘国瑞总经理慨允刊行这一丛刊，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时也要再次对过去以及将来支持这一讲座丛书出版的学者，敬致谢忱。

1986年岁末写于新竹清华园

序

这本小书包含了两个部分：五篇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观察，是1987年6月下旬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讲演；另有四篇是1985年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讲演，附属在沈君山兄所授的通识课程内，其内容则是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及其未曾在中国发生的一些讨论。至于附录一篇，则是用突破与转化的观念，比较几个古代文明的发生，作为上述九篇的背景资料。

书中这几篇文字所论，大致反映我近两三年来对中国历史的一番省思。既是个人的观点，自是解释多于叙述及分析，也自然不能与别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每个史学工作者，隔几年有一番省思，至少有助于梳理自己的思路。再隔几年，我的观点必然又会有改变。因此，这一本小书也不过是一己心路历程的里程碑而已，称不上定论，更谈不

到成熟。只盼过几年之后，自己会有更为周全的诠释，代表另一阶段的了解。

中国历史，在岛内几乎是史学园地的全部，在岛外则是大天地中的一个角落。其实，中国历史的时间长，史料也相当宏富，应当是比较历史学中主要参考组之一。可惜因为现代史学是由西方史学传统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历史至今仍只是汉学家耕耘的土地，还未引入现代史学的主流。岛内外的史学工作同仁，尚需共同努力，将中国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愿为这个任务，尽绵薄之力，只盼同志日多，则中国历史可作为解释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依据。

最后，谨向李亦园、沈君山、杜正胜及台湾“清华大学”毛校长致谢，没有他们的安排，我未必在此时做这一番省思。

目 录

清华文史讲座缘起 李亦园 / I

序 / III

上篇 · 社会与国家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 003

第二讲 农业经济 / 023

第三讲 国家形态 / 037

第四讲 思想方式 / 050

第五讲 转型期的发展 / 061

下篇 · 科学与工艺

第六讲 谈李约瑟之《中国科技文明史》 / 077

第七讲 1500—1700 年的科学革命 / 089

第八讲 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问题 / 100

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 112

附录 论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背景 / 122

索引 / 154

上篇

社会与国家

我们文化的改变，

实际上遭逢了双重僵化的问题。

总之，世界的未来，也在另一个突破的前夕。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我这一年多来所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想要从比较研究来看看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不加比较，我们很难真正地看出自己与别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在中国研究的园地里，摸索学习也有好几十年了，往往发现在中国史范围内，自己觉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国；到外面一看别处史家治史时，却是天下之大没有中国，这种偏差，是长期积弊所造成的。汉学在中国学术圈里是门显学，但在世界学术圈里并不是显学，于是一方面中国汉学圈内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做出一些系统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做的系统与解释，很难与外界沟通；再者，我们有这么多的记录，这么多可以考察的现象，但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进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如此一来，损失的并不是记录本身，而是世界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遗漏了极重要的一环。我们看看世界通史的书籍，其中并不是不提中国，只是很难把中国与其他各文明连接在一起，做个明确的比较。所以我自己许下心愿，开始朝这方面做些研究工作。由于我做的是古代史的研究，因此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着手，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延伸到现在，拿我自己所学的经验、所思考的问题，把古代与现代联系在一起，来看看有没有长久以来可留下的影响。虽然我的研究是古代，但仍要看今天和古代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此中势必冒了一个大险，因为从古代到现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是我不太熟悉的，有些地方很可能会说出外行话，或是忽略了应当注意的史实与现象。每一年回来，我常常参加一些讨论会，与国内的同仁切磋，像毛（汉光）先生、杜（正胜）先生、张（元）先生等都参加过讨论会，对我都有过帮助；我自己也主持过两届讨论会。这些机会使我反省自己思考的经过，也提供给我学习的经验，使得我在古今中间一大段不太熟悉的地方，可以经过朋友的讨论与指点，学得多一点，可以将当中应该联系而忽略的地方找出来，满足我自己的兴趣。这次的研讨会，我是拿它当作再一次的学习，而且再一次把我近来思考的结果，比较系统化地说给自己听，也说给朋友听，再检查一下说得通不通。这等于是一种尝试，也等于英文里所谓“think

aloud”，大声地想，不是默默地想。大声想的时候，若是想的东西不对，传到耳朵里面马上知道不对，就说不下去了，所以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think aloud”。

在我做比较研究或比较观察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寻找一个通则或通例，而这往往是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他们以为先讲定理，人类有若干一定要去的方向，而由比较研究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道理；我所做的正好反过来。从比较里寻找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变的经过，看看是哪些条件促使这些不同地方的发生，这是在比较中寻找“异”，而不寻找“同”。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我可以说跟大陆上史学界同仁的方法是相反的，因此我也没有特别的定律或法则，在脑子里驾驭所有的资料。我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地找它们的特点，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差别。我想，凡是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大串特定的时间，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现象，我们要将这特定的时间给予好的解释、清楚的叙述，这就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所以我还是在做历史范围里该做的事，而不想跳到另一条路上去找通则或通例。

第一段所要讲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这跟大马猴不一样，大马猴也是成群结队的，

但它们不是有意识地结合成群。从春秋时代起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譬如我们到“清华大学”的小吃部，走到那一个柜台之前，都有许多选择，到达以后选择就局限了。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文化不一样。这跟个人是一样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三岁时所获得的处理经验

和方法，可能就一直随到老。人群的结合大概有几种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几个小孩，这是最自然的单位（虽然在 20 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单位产生了困难，譬如现在美国有很多夫妇没有小孩，甚至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结婚，这些都离开了生理的条件）。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亲缘性或血缘性的团体。另一方面人跟人的结合情况，是地缘性的结合，大家经常住在一起就变成小小的社群。

这两种小群，地缘性和亲缘性的小群，是人类结合的最基本方式。但两种小群都会成长，基本单位的小群会成长为大一点的村落，或是成长到许多村落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单位。族也会从家庭成长到更大一点的单位。大概说来，面对面的交往而生效的约两三百人，超过两三百人的更大的群体就需要其他东西联系，依赖符号，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名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本身是创造符号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是符号；等到人群要倚重符号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不能单单靠面对面的交流了。换句话说，团体大到要用符号来联系时，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触的了，而这种更大的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出现在我们破坏生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眼睛一闭就可以随手抓只兔子，就不必和别人合作；或是我们摘水果

就可以维持生活，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可是人类破坏生态的速度极快，生态一破坏，就是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即是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分配需要组织化。人类所面对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还要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延续性愈强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现以及走向某一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向融合交流。

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开始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在“政团”出现的时候。我用“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因此我避开这个词。当然稍后我还是会用“国家”这个名称，但请记住，我用的时候，是超越任何文化传统的说法。我用